

关汉卿研究精华

花山文艺出版社

445
关汉卿研究精华

张月中 卢 彬 刘 鹏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4印张 35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6.30元

ISBN 7-80505-188-7/I·183

本书编纂单位暨人员

顾问:

王季思、王学奇、王祖武、李文珊、
李光顺、吴晓铃、张春富、罗锦堂
(美籍华人)、常林炎、魏子云(台湾)。

编纂单位:

河北师范学院元曲研究所、河北省
艺术研究所、《河北学刊》编辑部。

主 编: 张月中、卢 彬、刘 鹏。

副主编: 杨 栋、周月亮、刘根生。

编 委: 马志凯、马恒君、王长华、王丽娜、
龙庄伟、孙金滔、贡淑芬、李汉秋、
邸惠连、陈述曾、周发祥、胡二广、
雒万钧、魏国东。

綜論元曲源流
弘揚華夏文明

李瑞瑞
丁巳年

彈破莊周夢西翅探東風三百座名園
一采箇空誰道風花種說殺尋芳的
蜜蜂輕三飛動把賣花人扇過橋東

斯乃元王和卿咏蝴蝶之作也明麗自然

和卿與閨漢卿時俱以北調相高某日

二人偶見大蝴蝶飛過王和卿乃賦上調示之

漢卿聞之一笑而罷和卿此作妙在結語然

宋謝無逸有蝴蝶詩云
江天昏暖晚風細
相逐尋芳人過橋
憾哉 子雲



关汉卿 画像 1958年，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
七百年纪年 李 斛 作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目 录

再谈关汉卿的年代·····	胡适之 (1)
论关汉卿的年代问题·····	罗忼烈 (5)
关汉卿不是金遗民·····	胡 适 (35)
关汉卿考略	
——元曲家考略续编之一·····	孙楷第 (38)
关汉卿里居考辨·····	吴晓铃 (43)
关汉卿官职考·····	梁沛锦 (52)
一斋的小令·····	胡 忌 (56)
关汉卿丛考·····	张月中 (59)
关汉卿作品考·····	邵曾祺 (69)
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说溯源·····	谭正璧 (79)
关汉卿与南戏·····	张永鑫 (84)
关汉卿杂剧与金院本、南戏的关联·····	陈绍华 (86)
《望江亭》中的“扮南戏”·····	王 毅 (100)
关汉卿剧作版本的比较和选择·····	马欣来 (102)
论关汉卿的贡献·····	张燕瑾 (109)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	赵景深 (124)
人道主义作家 现实主义历史	
——论关汉卿的剧作·····	常林炎 (132)
关汉卿杂剧的民主性与局限性·····	陈中凡 (147)
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	王季思 (158)
关汉卿及其所创造的女性·····	冯沅君 (179)

试论关汉卿喜剧中的人物塑造·····	孙 玫(189)
隐逸·再现表现同体	
——元杂剧二题·····	周月亮 陈述曾(198)
关汉卿喜剧之笑初探·····	周国雄(206)
认同 幻想 表述	
——关汉卿的悲剧·····	周月亮(224)
关汉卿和莎士比亚·····	徐朔方(238)
《窦娥冤》故事源流漫述·····	祝肇年(246)
《窦娥冤》三考·····	徐沁君(257)
窦娥非勇士辨	
——兼析《窦娥冤》杂剧的文化意蕴·····	杨 栋(270)
《窦娥冤》与《哈姆莱特》·····	刘文德(287)
读《单刀会》札记·····	刘知渐(302)
杂剧园圃中的一朵奇花	
——浅谈关汉卿的《拜月亭》·····	杨国瑞(318)
关汉卿《望江亭》新探·····	李汉秋(324)
关于《诈妮子调风月》	
——与戴不凡同志商榷·····	王大兆(337)
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	
——为关汉卿《谢天香》杂剧一辩·····	宁宗一(341)
别具一格的讽刺喜剧	
——关汉卿《陈母教子》新探·····	黄 克(360)
关汉卿的散曲中的几个问题·····	隋树森(377)
论关汉卿的散曲·····	王学奇 王静竹(381)
对关汉卿《不伏老》散曲评价的质疑·····	齐森华(414)
海外关剧研究索引·····	王丽娜(421)
附: 关汉卿故里图·····	王志秋(444)
后记·····	编 者(445)

再谈关汉卿的年代

胡适之

与冯沅君女士书

冯沅君女士在她的“古剧四考”（燕京学报第二十期）的一条小注里，提及我的“读曲小记”。我说关汉卿曾做“大德歌”，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一二九七—一三〇七），已在金亡之后近七十年了，所以旧说关汉卿是金朝遗民，金亡不仕，是不可信的。沅君用“古今说海”的“金志”来说“大德”是金时和尚的尊称，不是年号。她因此更相信关汉卿是金人。我写此信答她。（适之。）

沅君：

收到燕京学报二十期，就被人借去了，所以不曾写信给你。今天重读你的古剧四考，我想写封短信给你。

和尚称“大德”，唐宋早已有了，你不必到大金国志去找。（金志不是全书，另有全本，广雅书局版。）何不翻翻唐宋碑传文字？

大德歌与大德乐之因年号得名，毫无可疑。庆元贞也是因为元贞年号来的。庆宣和也是因北宋年号来的，都无可疑。元和令大概也是从唐朝的元和年号来的。

你试翻看天一阁钞本的录鬼簿的贾仲名吊词，就可以知道元

贞大德两个年号是曲家公认为“唐虞盛世”的！

赵公辅下 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

赵子祥下 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

狄君厚下 元贞大德秀华夷。……

李时中下 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
高贤合捻黄粱梦。……

愿仲清下 唐虞之世庆元贞。

张国宾下 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

花李郎下 乐章词章性，传奇么末情，考（都）兴在大德元
贞。

元贞大德（1295—1307）颇象英国的伊里沙伯时代，正如诗
史上有建安正始，又有元和长庆也。故庆元贞大德歌大德乐的因
年号得名，都是很平常自然的事，毫不足怪。

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题为“杭州景”，而开口就唱：

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

这岂是亡金遗老的口气吗？况且此曲写杭州“满城中绣幕风
帘，一哄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
这也不是杭州新破时的情形。临安破在一二七六年，去金亡（1234）
已四十多年了。故说关汉卿生于金末，或无大问题。若说他是金
朝太医院尹，国亡不仕，那就非抹煞南吕一枝花和大德歌诸曲不
可。

说汉卿是金“遗民”者，只是二人：一为杨铁崖，一为作青
楼集序的朱经，他们都是元末明初的人，都不足为凭。

关汉卿的死年，至早不得在一三〇〇年以前。故他的生年约
当一二三〇，至早亦不得过一二二〇，金亡时他至多不过十三四
岁的小孩子而已。

杜善夫确是金朝遗老，其年辈与元遗山相等，而享高年，元
人文集中称为止轩者是也。他的“庄家不识勾阑”一曲，可知其

时看勾栏中戏剧久已成立。最可注意者，曲中已有刘耍和的戏名，而刘耍和是红字李二花李郎的岳丈。

大概元剧起于行院之中，所谓“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者，就是说这三人始创（“鼎新”是“革故鼎新”，用易卦本义，今言就是“革命”）这新式的戏剧。初时都称“院本”，后来士人为之，始称“杂剧”，以别于行院之本。

我颇疑心刘耍和即是魏武刘三人中之刘色长也。其“鼎新”时代大约在至元时代。到了元贞大德时代，关马诸人始为教坊写剧，就开了一个戏剧史上的“唐虞之世”。马致远与刘耍和的两个女婿合作，可见当时人并不嫌院本之低微下贱。（因为当时的士人阶级也就很够低微下贱了！）

若此说大致不错，则最早的杂剧（院本）大概是那些无名氏的作品。关汉卿的许多剧本之中，也许有许多是改削教坊院本的。

关汉卿生年一事，本与你的“四考”都无关，因为你加了那条小注，所以我写这信和你讨论，并略述我的元剧起原说，请你和侃如指教。

匆匆问双安。

适之。二十六，三，六夜。

（原载《文学年报》第三期 1937年5月出版）

附 录

冯沅君古剧四考“三，才人考”附注十（节录）

（燕京学报第二十期第一一一页）

时代最早而作者又可考见的杂剧应推关汉卿和他的友人杨显之诸人的作品。关汉卿的年代一向定为金末元初，但胡适之先生在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的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四十期上发表一篇读曲小记，宣称“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他的重要证据是：关汉卿作有大德歌，而“大德”则是元成宗的年号。但在我看来，“大德”不一定便是由元成宗的年号来的。金志（古今说海本，页三，“浮图”条）说：“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僧尼。……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所谓国师，在京之老尊宿也。”那末曲调中的大德歌不正如词调（也可以说是曲调）中的女冠子？它如果可以说是由元成宗的年号来的，则元和令可以说是由唐宪宗年号来的，嘉庆子是由清仁宗年号来的了。因此，恰与胡先生的推论相反，关汉卿做了大德歌，做了“新行”的大德歌，适足以证明他是金人。

（原载一九三七年第三期文学年报）

论关汉卿的年代问题

罗 忼 烈

关汉卿是元代杰出的戏曲家，撰剧六十余种，现存的还有十多种；同时又是散曲家，现存小令六十二首^①，套数十三。他不仅剧作丰富，而且有进步思想，当代学者的古典戏曲研究常以他为重点。有关的论著很多，内容包括评论、考证、分析等等。在许多问题上学者的意见相当纷纭，而争辩最多的是关汉卿的生卒年代，本文尝试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上作初步的评论和总结。

—

汉卿的生平行谊，元人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偶然提到总是语焉不详，钟嗣成的《录鬼簿》只给他写了十几个字的小传^②。在这以前，贯云石《阳春白雪》序、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曾略论他的戏曲；在这以后，夏芝庭《青楼集》和朱经序文、陶宗仪《辍耕录》等，都记载了一些轶事琐闻。这些轶事琐闻，固然有助于对汉卿生平的探索，但是有时还引起学者的争论。

《录鬼簿》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一类，首列汉卿。小传说：“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这是唯一有氏里官衔的最早记录。加上《青楼集》序所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

皆不屑仕进^③。”再添上杨维桢《元宫词》所谓“大金优谏关卿在”的话，于是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总结说：“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这个说法，三十年代以前的戏曲学者都加以接受。例如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就把蒋一葵的文字照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九章，虽然有些怀疑，但仍然认为汉卿生于金，仕元为太医院尹。

二

四十几年来，怀疑旧说、提出新观点的学者颇多，例如胡适的《关汉卿不是金遗民》^④，冯沅君的《关汉卿的年代》^⑤，郑振铎的《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的伟大戏曲家》^⑥，孙楷第的《关汉卿行年考》^⑦，苏夷的《关汉卿的年代问题》^⑧，蔡美彪的《关于关汉卿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⑨，隋树森的《关汉卿赠珠帘秀散套》^⑩，赵万里的《关汉卿史料新得》^⑪，胡忌的《一斋小令》^⑫，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有关部分^⑬，赵景深的《关汉卿和他的杂剧》^⑭，王季思的《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及《谈关汉卿及其作品〈窦娥冤〉和〈救风尘〉》^⑮，吴晓铃的《元曲作家生卒新考》第三条及《再论关汉卿的年代》等等^⑯，真是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列比较有见地的。大概对这问题探讨，开始于三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是冯沅君女士和胡适、郑振铎、吴晓铃诸先生。建国以后，在真正可以“百花齐放”的一段好时光里，情形更热闹，只要翻翻这时期的《戏剧论丛》、《戏剧报》、《上海戏剧学院院报》、《人民文学》、《文学遗产》等刊物，特别是《关汉卿研究论文集》、《关汉卿研究论文集成》之类的专书，就会看到不少关于这个课题的论著。作者之间，常常甲翻乙之案，丙翻甲乙之案，丁翻甲乙丙之案，不但陆续提出新旁证，而新旁证本身有时也在被怀疑和翻案之列。这学术研究上百花齐

放的景象，令人鼓舞，也教人眼花缭乱。约言之，除了关汉卿曾作太医院尹之说被大家否定以外，对于他生卒年代的推断，意见分歧，并且有些距离颇大。一说汉卿可能生于金末，但金亡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够资格称遗民，也不是“初为杂剧之始”（《太和正音谱》）的作家。一说汉卿生于金亡以后、元统一以前的蒙古时代，生卒都在蒙元，根本不是遗民。一说汉卿虽然不是“金末为太医院尹”，但金亡时已经达到出仕年龄，金亡不仕，当然算得遗老了。一说有两个关汉卿，老的一个是金遗民，只作散曲，不作杂剧，小的一个才是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季思先生主张第一说，孙楷第先生提出第二说，这两说值得注意。

三

首先直接从汉卿作品来推测他的年代的，是胡适等。胡氏说近，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曲牌以元成宗大德年号为名，一定作于大德初年，大德共十一年（一二九七—一三〇七）。汉卿曲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的话，这可见他的卒年上距金亡已经七十多年了。因而论断说：

关汉卿的死年，至早不得在一三〇〇年以前。故他的生年约当一二三〇，至早亦不得过一二二〇，金亡时他至多不过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而已。

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

胡氏的主要根据即在《大德歌》，于是要反对此说就要否定“大德”不是取义于元成宗年号。冯沅君认为“大德”不一定是成宗年号，可能是和尚的尊称，而且西夏崇宗也曾年号“大德”。曲名跟年号相同的，未必从年号而来，《嘉庆子》不是从清仁宗年号而来的，《元和令》亦与汉章帝、唐宪宗年号无关，多半是

从郑元和的故事来的^⑮。

胡氏又提出三个理由加以反驳，坚持汉卿不是金源遗民。大意说：（一）《大德歌》和《大德乐》是因年号得名，毫无可疑，《庆元贞》也是因元成宗又有“元贞”年号而来的。《庆宣和》的“宣和”，也出自宋徽宗年号。（二）据天一阁本《录鬼簿》贾仲明的《凌波仙》挽曲，如吊赵公辅云：“元贞、大德象乾元”；吊赵子祥云：“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吊狄君厚云：“元贞、大德秀华夷”；吊李时中云：“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吊顾仲清云：“唐虞之世庆元贞”；吊张国宾云：“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吊花李郎云：“乐府词章性，传奇么末情，考兴在大德、元贞”。可见元贞、大德两个年号，代表了曲家公认的“唐虞盛世”。（三）郑振铎据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杭州在一二七八年宋亡之后，是很对的。曲子开头就唱：“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这不是亡金遗老的口气。而且曲中写杭州“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这也不是杭州新破时的情形。临安破在一二七六年，去金亡（一二三四）已四十多年了。故说汉卿生于金末或无大问题，若说他是金朝太医院尹，国亡不仕，那就非抹煞《南吕一枝花》和《大德歌》诸曲不可。说汉卿是金遗民者只是二人，一为杨维桢，一为朱经，他们都是元末明初人，年代已远，不足为凭。

这样一来，问题的论辩范围也就扩大了。例如杨维桢《元宫词》所谓“大金优谏关卿在”的“关卿”，是不是指汉卿？通行本《青楼集》的朱经序所谓“金之遗民”一语，别本所无，是否为后来所增？“遗民”一词的涵义，是否一定是曾仕于金、金亡不仕的人？《南吕一枝花》的“大元朝”、“亡宋家”云云，为什么不可能是遗民口气？杨维桢和朱经的年代不过稍后于钟嗣成，

为什么《录鬼簿》可信，而杨、朱的话却不足为凭？这些问题，都有人加以考证和反复争论。但是，似乎都得不到令人信服结论，只是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罢了。

《大德歌》和《大德乐》以年号得名，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嘉庆子》不可能来自清朝的“嘉庆”，《元和令》可能来自郑元和故事，却不能混为一谈。《庆元贞》、《大德歌》、《大德乐》，应该是颂谀统治者的新曲子，元贞、大德（一二九五——一三〇七）时代，又确实是元代杂剧的“唐虞盛世”，断断不是出于巧合。如果“大德”可作他解，那么“元贞”又如何解释呢？冯沅君的疑义是不能成立的。“大德”既然取义于元成宗年号，而汉卿又有《大德歌》，所以他的卒年下限至少也在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以后，这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囿于旧说的人还是有异议的。赵万里先生据《析津志·名宦传》，因汉卿之名排在史秉直后、粘合中书合达之前，就推断说：

史秉直既是元太祖铁木真时人物，关汉卿的年代应在史秉直后。说他是金末元初人，当然不会有问题的了。因此：我们暂定关汉卿生于一二一〇年左右，死于一二八〇年左右，想来是很有可能。……关汉卿大概等不到元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就死了。《阳春白雪》前集收着关汉卿小令《大德歌》十段，有人认为“大德”二字应是元成宗年号，怕是错误的推测。《大德歌》或许是个佛曲，后来拉入北曲，也是很可能的^{①9}。

以文献所载人物排名先后为根据，是不足凭信的。如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把年代居后的郑光祖放在白朴和马致远之前；又如《录鬼簿》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把号称“小汉卿”的高文秀放在第二，而“与汉卿为莫逆交”的杨显之却排在第十五。可